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新史学

第十辑

New History

古代科学与现代文明

Ancient Science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大象出版社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新史学

New History

第十辑

古代科学与现代文明

Ancient Science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主 编

陈 恒 耿相新

执行主编

王秦伟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史学. 第十辑/陈恒,耿相新主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 11
ISBN 978 - 7 - 5347 - 6177 - 5

I. 新… II. ①陈…②耿… III. 史学—文集
IV. K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8998 号

新史学 第十辑

陈 恒 耿相新 主编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尚 品
责任校对 宗 合
书籍设计 秘金通
监 制 杨吉哲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403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主 编 陈 恒 耿相新

执行主编 王秦伟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 旭(厦门大学)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

向 荣(武汉大学)

刘北成(清华大学)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

李剑鸣(北京大学)

何兆武(清华大学)

沈 坚(浙江大学)

张广智(复旦大学)

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

侯建新(天津师范大学)

钱乘旦(北京大学)

彭小瑜(北京大学)

Chris Lorenz(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Donald R. Kelley(美国拉特格斯大学)

Frank Ankersmit(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Gunter Scholtz(德国波鸿大学)

Immanuel Wallerstein(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Jörn Rüsen(德国埃森人文学科学研究所)

Jürgen Kocka(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Lucian Hölscher(德国波鸿大学)

Richard T. Vann(美国卫斯理公会大学)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以欣(南开大学)

王海利(北京师范大学)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

刘 健(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隆国(北京大学)

宋立宏(南京大学)

陈 雁(复旦大学)

陈 新(浙江大学)

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

周 兵(复旦大学)

孟仲捷(华东师范大学)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
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
徐松岩(西南大学)
徐晓旭(华中师范大学)
彭 刚(清华大学)

合作杂志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美国)

History and Theory(美国)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美国)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美国)

Review(美国)

WE ARE GRATEFUL TO THE ABOVE JOURNALS FOR GRANTING US
THE COPYRIGHT PERMISSIONS.

目 录

古代科学与现代文明

3 古代对历史用途的看法

约翰·伯里 文

11 古代科学与现代文明

乔治·萨顿 文

74 “过度专业化”与科学史的阅读危机

史蒂文·谢平 文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83 历史的意义

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文

95 历史主义的理论与演变

卓 立 文

124 过去七十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英美和意大利学术中的人文主义、社会史和近代早期

保罗·F. 格伦德勒 文

目 录

144 何为书籍史？

罗伯特·达恩顿 文

166 古斯塔夫·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的新版本

费利克斯·吉尔伯特 文

176 布克哈特：政治观点和在后现代主义边界上的历史洞察力

约恩·吕森 文

187 纳粹德国的流亡历史学家：对民主制的诸种政治态度

格奥格尔·伊格尔斯 文

202 从季门传承来管窥德国和中国印度学的源流

刘 震 文

专题研究

233 马铃薯如何改变了世界历史

威廉·H. 麦克尼尔 文

245 阿姆撒尔解读

车效梅 文

目 录

255 开普敦种族问题新探

潘兴明 文

271 论荀彧与曹操集团的关系

王莉娜 曾维华 文

280 朱熹《家礼》的刊刻与版本——迄至《性理大全》本

吾妻重二 文

301 近世儒教的祭祀礼仪与木主、牌位——朱熹《家礼》的一个侧面

吾妻重二 文

讲坛

325 社团与馈赠：罗马帝国城市生活新探

刘津渝 文

文献与史料

343 古典世界的货币及其价值

约翰·罗伯兹 文

古代科学与现代文明

古代对历史用途的看法

□ 约翰·伯里 文 符莹岩 译

为什么应该研究历史？为什么应该写作历史？并非只有现代的历史学家才会这样询问自己。古代的作家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它是由修昔底德首先提出的。希罗多德确实宣告其著作的主要目的是保存过去的事件，记载应负盛名的伟业。但这一陈述表明希罗多德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他的宣告的确体现出人们对历史学的兴趣，可是却没有审查它的意义。激发他写叙事散文的动机跟荷马式的吟游诗人创作史诗的动机一致。

缪斯激发吟游诗人歌唱人类的伟业。

他认为历史学家的目的与吟游诗人完全相同，都是要使受众愉悦。只要历史出于这个动机而作，显而易见它不可能把真实性和准确性作为首先考虑的对象。

修昔底德肯定问过自己为什么人类事件应该被记载下来，他的回答使历史学有了新的根基。他拒绝接受历史唯一或主要的目的是提供娱乐的看法，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理由（就我们所知，是由他发现的）。他说：“准确地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会很有用，因为依据人类的可能性，相似的事情还会再发生。”他首次提出历史在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或民族自豪感之外还有其他的用途——它有明确的实际效用，含有对政治家和军事指挥者的启示和经验教训。最深信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莫过于波利比奥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波利比奥斯坚信历史是统治技能和战争艺术的学校，孜孜不倦地强调其主题的实际用途，热切宣扬“实用主义”的原则成为他的书的一个特点。正如我们所知，大多数古代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只以取悦读者为导向。但是如果你问修昔底德之后的任何古代作家，研究历史在提供娱乐之外的用途是什么，他都会回答说历史研究服务于实

用的目的，它提供警示和借鉴，让人们能以过去判断现在和未来。伦理学家（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伦理兴趣也占主导）则会进一步强调历史为伦理规范提供了直观的教学。

一般来说，古人认为历史有实际的用途，这也是历史研究的缘由所在。现在我们关注的正是这一点。在讨论他们各自历史实用论的依据之前，我必须谈谈历史是一门有实用价值的学科这个广为人知的话题。它好像与上个世纪所宣扬的观点背道而驰，这一观点否认历史应该有实用的目的，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只以其本身为目的，没有其他的企图，任何可能与实际生活关联的取向都是附带的。倘若从绝对的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一观点在我看来毫无意义。历史学不能孤立于人类知识的整体（在方法论研究的时候除外），如果与人类生活没有关系，人类知识就没有价值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学为其本身的目的”解释成一个规则，它就很重要并且有用了。在这个意义上，它意味着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必须做到“仿若”除了它本身没有任何其他的诉求一样；历史学家在考察过去的事情时，不能考虑（至少在第一时间）除事实以外的任何事情。换句话说，它承认历史是一门科学。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会在伦理上、宗教上和政治上密切地影响社会，对历史现象的研究也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和物理学及其他所有学科一样，历史学为了自身的发展也要求完全的自由和独立。如果它同意附属于政治、伦

理或神学，它的价值就会消失，它的动力也就衰竭了。为了实现其功用，历史学必须和所有的科学一样，把本身当作目的来研究，这就是“历史学为其本身的目的”口号的真正价值。据我所知，这也是历史学唯一的价值。在它的旗帜下，历史学在19世纪取得了如此显著的进步。但是这一价值，我再重复一次，只是一个规范性的价值，它只关注历史学家的方法和直接的目的，却没有表达出他们工作的最终目的。

希腊人是慕古主义的创始者，在前面的讲座中，我说到这是他们对于人类进步所做的宝贵贡献之一。从慕古主义发端开始，人们就本能地、不经反思地循之蹈之，而不问为什么要如此。从它起源的背景中，我们能找到一个大致的答案。我已经说过，它肇始于亚里士多德哲学学派，是亚里士多德认为万事万物都有重要性的结果。它们对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值得研究。我们并非亚里士多德学派，也不属于哪一个哲学派别，可是我们必须承认，既然万事万物有联系，那么每一个事实对人们对世界的看法都可能有意义，因而都有实用价值，有一定的道理。就说历史现象吧。所有事实在不确定的将来——历史最后的合成中都有一席之地。当我们思考历史记载不可避免出现的空白时，显而易见每一个事实都弥足珍贵。譬如，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或许可以让我们正确地重构历史，就好像在侦探的调查中一个很不起眼

的情况(如一个词的拼写)可能成为他的线索。什么都难以预料。所以慕古主义历史学家玩的是长远的游戏——他收集、筛选并解释事实。如果你目光短浅,那些事实可能仅仅是奇特而已,跟人们的生活无关,对人感兴趣的人不会对它们感兴趣。可是终有一天一个这样的事实或许能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或证明一个理论。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为其本身的目的”的口号意味着历史已经开始系统地参与长远的游戏了。我们要记得,不管这个游戏有多长,规则有多专业,关注人才是其最终存在的理由。我们不要把“历史为其本身的目的”理解为历史不能服务于人类其他方面的兴趣,任何它可能的实际用途都是附加的而不是确定的。这样的看法有学究气,是大学宽松的环境造就的一种荒谬、无耻的遁世理论。

但是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或低估历史研究所具有的即时的实用价值,这一点我想让你们特别考虑一下。古代最重要和有才干的历史学家(虽然其中不乏一些对古物研究感兴趣),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存在于它实际的用途中,和生活直接相关。然而他们对那一实际用途存在于何处的看法,肯定与处在当前人类发展阶段的我们的看法不同了。人类的经历和科学思想的进步,已经改变了我们对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看法。现在历史对人的兴趣或实用的兴趣已经变

得更为重要并且根深蒂固,这是古人难以想象的。

让我们更深入地考察一下古代的学说。修昔底德和波利比奥斯认为历史对政治家、军事家有直接的用处,他们的依据是相似的情形会再次出现,过去遇到的问题将来还会再遇到。修昔底德依照惯例,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一看法;而波利比奥斯以他惯有的方法阐释了这一原理,并以哲学理论为依据。我们看到波利比奥斯如何提出“历史循环运动”(anacyclosis)的理论。每个循环一结束,一个新的循环就开始了,历史,像过去一样,遵循它前面的轨迹。这一观点流传甚广,西塞罗就以“某种奇异的轨道和循环”(miri orbes et quasicircuitus)表达过这样的看法。早期基督教教父由于宗教的需要,开始了先验的世界史的整合,抛弃了与基督教核心的教义显然是不相容的循环理论。有另一个提菲斯(Alter erit tum Tiphys)^①,就会有另一个基督(Alter erit tum Christus),这显然会使基督教的信仰变得荒唐可笑。然而循环理论在文艺复兴时期又再度出现。马基雅维利赞同古人的观点,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历史是政治的女教师,对历史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的观点同样建立在历史循环运动的原理上。圭奇亚第尼(Guicciardini)也同样相信这一理论。

经验的增长使我们知道古人历史实用性主张的依据是站不住脚的。循

① 在阿耳戈英雄寻找金羊毛的故事中,提菲斯是“阿耳戈”船上的舵手。

环理论已经被丢弃，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进步”观点。我们已经确定历史并不重复它本身，不同时代历史现象的相似是表面的，远不及它们的区别重要。由此我们不能支持古人归之于历史的这一用途。如果说它对政治家的培养确有价值的话，那么要么是更宽泛意义上的，要么与他们所设想的完全不同。

事实上，虽然我们意识到历史对政治家熟悉各种政治现象和扩展眼界有教育意义，可是我们已经不把它当成政治家储藏警示和借鉴的仓库。统治我们世界观的因果联系和发展的观念（它们不主导希腊人的观念），使我们知道对任何一个特定的事态，或任何社会或政治现象，如果我们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就无法理解它。换句话说，要想理解现在的含义，我们就必须熟知过去的历史。我想你们会同意，（据我们现在来看）这是参与决策公共事件的人和投票、批评并促进形成公共舆论的平民需要历史研究的主要原因——即便它不是不可或缺。

因此，虽然依据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对历史研究得出了和波利比奥斯同样的判断：它是政治家和公民的学校。然而在这个直接的用处之外，历史学还有更多、更深的实际用途。在过去的两代人中，历史研究已经稳固、不可阻挡地对我们的看法产生了影响，它影响着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上所处位置的看法和我们对事物的评价。普通意义和狭义上的历史（记载人类事件）与

广义上的历史（自然科学研究的主题，包括我们地球上生命的进化、地球自己的演化和宇宙的进化）同时都在发展。与自然科学的成果相比，历史科学的某些结果即使不那么轰动，在某些方面的影响却同样巨大。因为它们距我们更近，至少目前与我们的关系更为直接。这些结果或许用德国作家的说法概括最为简明——“历史相对主义”。我们开始意识到所有过去的事件，无论重要与否，和它们的历史情境都是相关的；它们不能脱离时代的背景而被赋予绝对的意义。它们是一个整体中的部分，脱离了那个整体就没有意义，就像人的胳膊脱离了身体就毫无意义一样。这一真理的发现立刻影响了我们对当前的看法，因为随之而来的结论是，当前的想法和事件不具有绝对的价值，它们仅代表人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已。这样，观点和事实都被放在其应有的位置上，有的被降低了，有的被提高了。如果它们依赖于历史情境的话，也会因此而获得合理性。例如，以现代的视角来看，我们会惊讶于中世纪教会和国家的关系；而当我们研究了那一时期的情况后，我们会知道那种关系是有其合理性的。很难说后代们会对我们现在的西方的哪项制度最为震惊，但是我们希望他们也会发现其存在的理由。历史相对主义的原则引发了所谓历史的态度，并且还改变了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看法，因此具有直接的实际价值。或许可以说，它是 19 世纪思

想发展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①

我觉得这一变化的影响不亚于我们自然进化论设想的产生。我可以通过对比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各自的发展如何对神学产生影响来说明这一点。地质学发现、进化论和达尔文理论对教会造成了极大的恐慌,可是实际上它们只触及到外部的壁垒。对既定教义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教会接受太阳中心说了,它对伽利略的迫害者来说如洪水猛兽一般。比较一下从斯特劳斯(Strauss)和布耶(Bauer)开始的历史批判主义的成果。它已经起到坚定并且有力地瓦解传统信仰的作用。今天我们看到在历史批判主义的庇护下,教会内部有头脑且不畏惧运用它们的人正如此激进地改变着基本的教义,以至于当这些教义呈现出来的时候,承认它们是如此的困难。

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历史学家很有必要认识到,历史相对主义对他做历史判断的作用不亚于其他事实。历史学家的见解受其时代思想的制约,他关注的焦点取决于当时的文明状况,因此他的判断并非绝对的真理,其持久的魅力在于它们是一个特定时代所提出来的见解,带有那个时代的倾向和思想的特点。希腊人没有这一观念,他们会说任何时代一个智

者的判断都是终极的或绝对正确的;早期基督教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掌握了绝对的准则,把每个历史判断当作最终结论的错觉仍然普遍。它们必定最终让位于历史相对主义原则。随着人类经验的生长,人们会越来越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

在我结束讨论历史相对主义之前,我还要再说明一点。有人或许想当然地以为历史研究非常适用于消除沙文主义、自满和褊狭。但是我们不能说迄今为止它对抵御这些思维习惯做了很大的贡献,事实上它更倾向于削弱它们。或许将来它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正在考虑的这个新的历史观念,显然可以用于促进宽容的精神,冷却自满的情绪,在这方面比任何先前的观念都更加有效。那个普通人为异教徒辩护时天真地强调他们“知道的不过如此”,按照历史相对主义原则,我们也应该具有这样的宽容之心。这一原则使我们想起我们自己也“知道的不过如此”。我们受我们历史条件的局限,千百年后我们会受到从一个更高的文明平台上观望的批评家的评判。

想到一个遥远的后人会评价我们,我们就想到另外一个虽然相关却到了近代才活跃和现实起来的观念。

^① 虽然历史相对论原则和它的推论“历史中没有绝对的价值”、“价值随时间、地点而变化”都是现代的观念,但是希腊人偶然有一些简单的应用。修昔底德就有一个这样的例证。他提出虽然他那个时代的希腊人认为抢劫违反道德,可是他们不能把自己的标准应用在一个不同的文明阶段上,抢劫在一定时候曾被视为一个光荣的行当。这是在古代作家中发现的少数有“历史感”的例子之一。另外一个例子是由埃拉托斯泰尼斯提供的。他指出,在研究荷马的时候,必须考虑他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他的地理观念与当时地理知识的缺乏相符,因此超越了其时代背景,他的权威性就失去意义了。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很少思考或推测人类的未来。他们的历史记载所处的时代的局限、循环重复学说,还有广为流传的人类自黄金时代衰退的观点,可能都妨碍了他们对这一主题实际的兴趣。不过他们也思考过很长的时期,比如说“大年”(magnus annus),它相当于 12954 个普通的年份。塔西佗在一段非常有趣的文字里问道:我们说“古代”和“现代”这些词有什么意义?“与短暂的人生相比,我们和德摩斯梯尼之间的 400 年是漫长的。可是如果你把它们和整个时代相比(ad naturam saeculorum),它们又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如果你考虑大年的话,我们称为古人的德摩斯梯尼好像跟我们属于同一年甚至同一个月的原因。”我想,这段文字在以历史的视角来评价事物上几乎绝无仅有。可是这一针对我们在时间中位置的意识转瞬即逝,未能激发起任何对人类未来命运认真或持久的探索欲望。希腊人充满了所谓的进取的活力,可是他们增进文明进步的劳动没有跟人类在知识上、驾驭自然和社会结构上无限进步的观念联系起来。我想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希腊人看来他们自己生活和思想的总体状况是不能改变的,只能在细节上有所改进而已。他们从来也不幻想经过逐步的发展,达到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更高层次的文明。

他们梦想着一个黄金时代,可是大多数人都相信它属于过去。他们认为它存在于简单质朴而不是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他们对改善人类命运的渴望,没有体现在对后代强烈的责任感上。希腊爱国演说中经常出现的对后代的责任感,主要是因为修辞的需要,而不意味着对后代有什么认真的观念。随后,基督教徒幻想人类在俗世的生活会非常短暂,之后会进入一个没有历史、没有变化的状态中,他们拒绝了任何未来尘世进步的观念。由教会推行的这一错误观点在人类发展中有独特的心理影响,只有在这一谎言被推翻后,我们才又开始对不确定的未来进步的展望;并且就像所有此类的观点一样,引发了一个新的道德准则,即对许多年后我们后代的责任。进步是莱布尼茨哲学的一个特征。1750 年,杜尔哥(Turgot)^①非常清晰地表述了历史进步理论。虽然这一学说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并不新颖,但是杜尔哥的朋友孔多塞(Condorcet)却以他的名著《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ess de l'esprit humain*, 1795),让世界第一次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历史进步的意义在这里被宣告为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这一观点显而易见比任何先前的观念都更有力地激发了对过去的兴趣——它经孔德、巴克尔(Buckle)^②的

① 杜尔哥(Turgot, 1727—1781),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之一,著有《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

② 巴克尔(Buckle, 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著有《英国文明史》。

著作及圣西门、傅立叶的思考而发扬光大。它为历史学注入了更加深刻的意义。我们由此把我们前面短暂的发展和之后漫长的发展看作是一个整体连续的部分；我们对人类命运“实际”的关注，必然引发对它过去命运“实际”的兴趣。

“进步”自然暗含了一个价值的判断，所以并不科学。它假定了一个标准——某个端点或某些端点，我们以它为参考判断历史的运动，宣告它们意味着进步。我们无法证明人类已经取得了绝对的进步，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绝对的端点是什么。因此，科学地说，我们并没有理由把人类的文明史说成是进步的，我们只能肯定它是一连串有因果联系的变化。

于是就会有人反对说，人类无限的进步只是一个假定，时间会证明它是错误的。也会有人问，即使我们西方文明呈上升的趋势并且还看不到它前面的界限或障碍，我们又凭什么确定它有一天不会受某些现在未知因素的作用而达到一个确定的界限呢？我承认这样的理论质疑是有道理的，并且持续的进步只是一个设想而已，但是我认为它没有影响我的观点。进步的观念在当前是一个真实的、起作用的力量，我所说的它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仍是站得住脚的。在这一问题上的不确定（可能人们一方面取得了进步，另一方面又有所倒退）不正引发了我们对研究过去的兴趣吗？如果能在这

一领域足够深入的话，我们或许能够发现人类文明命运的某些线索。

我们与古人的一个很大的分歧就在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没有无限进步的观念。这一观念的产生为历史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希腊人有种不适当的命运观，重现过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本能，他们为此找出的理由很浅显。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因果联系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已经有了发展的观点并做着进步的美梦，对历史的重构已成为必然。

历史也成为一门科学。历史学能被提升到科学或“Wissenschaft”^①的行列是因为发展的观念。我们把每一历史事件或现象都看成一个连续变化过程上的环节，历史学家要解决的问题是尽可能确定它与前后事件或现象的关系，说明它的因果联系及在这一发展中的意义。历史研究难以企及的理想是，充分地解释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虽然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采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十分不同的材料，但解释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探索太阳系的历史或地球上动物的历史一样是个科学问题。如果希腊人拥有二三千年的历史记载，他们或许会有因果发展的观念，可能已经创立了科学的历史学。他们对过去的了解仅限于几个世纪，因而产生不了这样的观念，并且历史学也总是附属于当前实用的目的。然而我们不能低估修昔底德向世界宣告

① 德文的“科学”(Wissenschaft)用来指一切有系统的知识和学问。